

[海南赋]

南九赋

■ 邓光华

家乡南九，源远流长。先人开基于北宋，后裔繁衍于南疆，地处定安北部，毗邻龙梅名庄。成龟蛇捍门之格，呈神犬卧地之状。东纳马鞍山之紫气，西承金鸡岭之灵光，南接文笔峰之龙脉，北揽南渡江之琳琅。聚天地之精华，凝乾坤之瑞祥。风生水起，润泽一方。十里方圆，尽呈吉祥气象；百户人家，不乏世书香。王、郭、邓、陈四姓兄弟，团结创业雄风壮；诚、信、善、和百家信条，代代践行谱华章。古归太平汛，官兵守护南九塘；今属雷鸣镇，村民建设文明乡。

美哉南九，无限风光。黛色参天，百亩椰林冰艳阳；波光入户，两溪碧水绕古庄。小桥流水，千秋遇爱随波淌；清风拂日，百鸟逐云带笑翔。曲湾潭碧水似镜，映出画卷艳靥；橄欖岭轻风如絮，飘来牧歌悠长。石墓坡云蒸霞蔚，莽莽苍苍，犹如江海波荡漾；居丁坡花开蝶舞，翼翼纷纷，恍若蓬莱云飞扬。三脚松下多异草，三格园旁尽槟榔；桶仔坡脊涵古韵，柴搭头畔荡幽香。中桥通幽，下沟涵芳；溪路浪漫，井门清凉。深涌、后头涌、大路涌、对面涌，涌涌繁昌；郎坡、前面坡、高蓝坡、出官坡，坡坡芳香。鱼塘连片，农田成网；牛羊遍野，林木蔽阳。地造跳水台，后生竞技情高涨；天然大气吧，置身其中自安康。亦灵亦秀，疑是仙界景象；如诗似画，俨然江南风光。

卓哉南九，人文馨香。代代出俊彦，气宇轩昂；家家有美德，子女贤良。名师荟萃，学子俊朗；处世有道，创业有方。民风淳朴，厚道而豪放；民俗高雅，刻苦而自强。领军勇剿黑山贼，王锡藻牺牲壮烈，万古流芳；力佐主帅灭凶顽，蔡将军功勋卓著，千秋颂扬。寡嫂当家，扶老携幼，叶氏婆德行高尚，皇帝赐建节孝坊；抱鸡拜堂，艰苦持家，王氏婆贞节卓越，堪称女杰永传扬。冒死救俊才，邓家泰英雄豪壮；越墙拯无辜，王育仁侠义衷肠。吴氏婆仁慈机智护郭氏，得以繁衍功无量；邓邦甫慨然自费建祠堂，心善情真德无疆。自律至圣，王建倡克己卓然，清廉一生自芬芳；自学成才，邓之钦编剧斐然，著书三部颇荣光。十八村王氏祠堂，承载着无限希望，数十载南九学校，造就了诸多栋梁。抗敌老苏区，众志成城，屡破敌剿声威壮；革命堡垒户，正义在胸，支持革命不彷徨。村不为大，村美名扬；人不为多，人杰业昌。

壮哉南九，基业恒昌。乘改革之春风，放飞梦想；扬创新之旗帜，再铸辉煌。蓄水发电，诗家称妙文思畅；集资建校，时人赞善颂歌扬。村外大道，通达四方；村中小巷，平坦通畅。村旁公交车，接送来往；家中自来水，携爽纳凉。村庄如花园，整洁秀雅胜画廊；居所似锦苑，昔日陋室变华堂。村风文明，乡民端庄；人无恶习，家有余粮。六桥绕村，见证伟业昭彰；百家通电，开启现代曙光。一方文明乡，百姓纯善良；一曲农家乐，万年福寿康。

爱我南九，赞我家乡。家乡乃灵秀之地，代代荣昌；乡亲乃创业之民，人人自强。春风得意马蹄疾，凯歌嘹亮；旭日腾空霞光艳，事业辉煌。

手锄乡土，心潮逐浪，满怀激情，赋诗一章；

两溪碧水绕名庄，半岛椰林沐艳阳。
天宝物华惊北斗，地灵人杰傲南疆。
清风翠竹牛羊壮，灵鸟金滩瓜果香。
古韵新风添雅趣，凯歌嘹亮谱华章。

岳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敦厚老实，忠诚信可。见过岳父的人都与我同感，岳父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从形象上看，岳父理着平头，没有一点造作的痕迹，宽阔的额头，浓眉大眼，国字脸，高鼻子，薄嘴唇，下巴匀称，堂堂正正。从行动上看，岳父不善辞令，说话一板一眼，走起路来稳稳当当，不偏不斜。他要是坐下来闭目养神，一坐就是几个时辰，心如止水，没有任何杂念。

岳父是儋州上浦人，姓钟，名二其。日本侵琼时，鬼子将他们村庄烧了，他和岳母爬上逃难的渔船，背井离乡来到天涯海角。解放后，他在三亚港码头打工，后来被吸收为国家职工，节衣缩食在椰风巷购置一间房子，成了三亚第一代移民。听岳母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岳父曾经是三亚港务局的“红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船工干到运输船队的队长。岳母说，毛主席语录他倒可以背出一些，可要是叫他开会演讲那可是赶鸭子上架说不出几句话。有一年，岳父被评为全港先进工作者，颁奖会上领导安排他发言，他走上台前支支吾吾一阵

周末，跟着阿明回老家看望他的阿婆。阿明的老家在演丰镇一个小渔村。村子三面环海，周围有古树参天，茂林修竹，藤萝缠绕，村路很窄，几乎被树林遮蔽。进村，村舍却井然有序，房子古朴陈旧，大都是几十、上百年的老房子。每家都是长长的一排平房，东西向，石头砌成，颇高大。中间是堂屋，南北有卧房。堂屋正中间有东西相对的两道大门。这两道大门日夜敞开，终年不关，只关一扇小栅栏门。这样，从最后一家堂屋大门一眼能看到第一家堂屋，没有私密可言，谁家来了客人，谁家杀个鸡，宰个鸭，几乎全村都知道。

全村是一个大姓“谢家”，其余姓“李”、姓“符”的是个别小户。邻里关系十分亲密，谁家来了客人，几乎是全村的客人。没有人偷、摸、打劫，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离海口以红绿酒的都市三十公里的这个小小渔村，竟是一个世外桃源。

阿明家紧靠大海，出门十几步远，便见海浪在阳光下泛着粼光，浩浩淼淼，十里烟波，能看见海边环绕的绿树、村舍，海水中养生贻的高杆，一片片，像黑色的密密的旗杆。海边的老榕树，透劲的根盘绕弯曲，挣扎着扎入海边黑色的岩石台阶，那一级级石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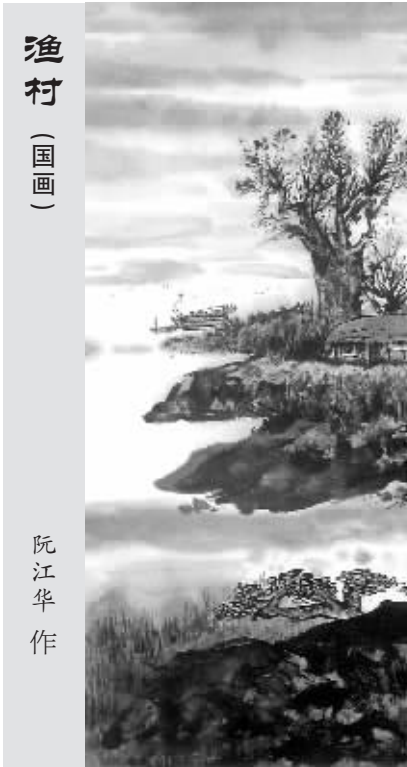
[岁月山河]

人间天堂

■ 李玉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人们用来比喻江浙一带美好生活的佳句，而在中国的南海之滨也确有一个地方叫天堂，那就是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的天堂村委会。至于天堂上的外星人生活怎么样，是幸福还是痛苦，是贫穷还是富庶，谁也不曾见过。但生活在人间天堂村里的人算得上是幸福的了。

入秋的一天，我和英州镇党宣宣传部长李瑞军驾车沿着一条笔直宽敞的水泥大道直奔天堂村。前边带路的是天堂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胡先生，他是全国带头致富的先进人物，曾赴京参加过表彰大会，又参加过全国首届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这条水泥路就是他在2004年初筹款近百万元修建成的。大路两旁依次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错落有致的钢筋混凝土楼房，别墅鳞次栉比，房前屋后花果飘香，池塘里鸭游弋，鹅翱翔，鱼虾跃水面。几位花甲老人穿着洁净的衣裳盘腿坐在塘边的石头上，侧着脖子眯着眼数点午后细碎的时光。村边一涌



天涯树，早已是一种“文化”，在传承；更是一种精神，在流芳。

在“天涯海角”景区里，看到它，我还是被震撼。

人们同往“天涯”“海角”方向，在辗转走过一段曲曲小径与潺潺流水后，快要到达天之涯海之角的时候，路边猛然出现一棵大树，矗立在巨石里，大石头是它生命家园，它的“顽强不屈”“坚毅不凡”，芬芳踞于巨石上，挺拔天地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双超然的眼睛，望着它，爱上它。

它是一匹白马，在奔往天涯的路上，跛足石上，愤然成为一株树，永把天涯凝望；它是一株春树，日日倾诉对海角的热爱，咫尺而不能达，思念成疾，痴然不改，爱如强石，固在足下。

[情怀深处]

岳 父

■ 邢贞乐

后才“嘣”出一句话：“感谢党的培养，成绩是大家的，我只是带了个头”就下来了。虽然简短，但也博得了全场掌声。后来，孩子们把父亲的那次演讲当作笑料，他总是淡淡一笑，由他们自己说去。

岳父一辈子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他以码头为家，只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活，家里的大事小事一概不管，夜里经常睡在码头的船上，货物，却从不拿过单位一分钱的加班费。码头上风大浪急，开始的时候岳父屡遇风寒，感冒发烧不断，为了练就一副强壮的体魄，保护国家资财，岳父坚持用冷水洗浴，后来发展到在雨中淋浴，碰到下雨天气更是脱下工服，一个人跑到甲板上去痛痛快快快

[浮世逸草]

守望的阿婆

——演丰镇纪事

■ 王润华

岩石已经断裂，被海藻缠绕，海浪一次次发出巨响，冲上防浪堤，打湿我们的脚面。阿明说，这老榕树是他爷爷栽的，这防浪堤是爷爷的爷爷当年修的，已经守在海边几百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爷爷养不活一家人，扔下阿婆和九岁的儿子狠心下了南洋，去泰国打工。阿婆等啊等，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海边大榕树下，天天有渔船出海，夜夜有客船归来，就是没有爷爷的消息。

阿婆，一个瘦弱的女人，怎样撑起一个家？为了养活孩子，常常挑着一担木瓜、番薯，到海口去买，卖了几块钱，再到镇上买来担回来。海口到演丰，现在走高路路往返六十多公里。当年，在乡间土路上，一个瘦

桶田畴抽穗扬花的晚稻飘来阵阵芳香，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追施肥尾肥，用一滴滴艰辛的汗水灌溉又一个丰年，园里的一行行果树枝条吐新芽，一群群放学归来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地行走在水泥路上，红彤彤的脸蛋儿在鲜艳的红领巾映衬下绽放灿烂。我想，天堂上的男孩子也未有这么聪明可爱，女孩子也不见得有这般美丽标致，老人说不定也没有像这里的如此幸福美满。

天堂村委会有500多户人家，现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住上了新房，当地农村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眼下天堂村不少人家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家家户户都有彩电、摩托，一些人还购置了豪华轿车。农民人均纯收入近4000元，是当地富甲一方的乡村。

这人间的天堂村是怎么得名的呢，村委会的胡书记带我们来到了一口约百亩见方的小池边，说起了天堂村的前世今生。天堂村的得名就由这方小池塘而来



[心窗小语]

天涯树

■ 秦涓涓

其实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颗求生存的种子，不巧，也是正巧，落在大石上——它没有土地，便也要发芽；它没有水源，便也要生根；它没有能有的的一切，可是它拥有生命的阳光。要么，它劈石而存而活；要么，它未生先灭灭亡。

面对天地间的选择，小小的种子，哭了一——对艰险害怕，对命运无奈，对生命渴求……

[岳 父]

岳 父

■ 邢贞乐

几个小时。岳父还有一个习惯，经常用盐水漱口清喉，渐渐地感冒发烧没了，体质强壮得像头牛，任何狂风巨浪都能抵挡。

岳父淋雨和用盐水漱口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听岳母说，家里盖新房的时候还专门留出一个天井，目的是便于岳父淋雨。我还真真切切地看过岳父在天井淋太阳雨的情景，满身尽是水花，只见他不断地用双手擦身抹脸，不时用嘴接上满满一口水，然后向空中一喷，在穿云的阳光照射下飞舞起一道道彩虹，岳父就像被挂着彩虹的松柏，那情景既让人兴奋又令人羡慕。

岳父当船长的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经

的。相传在很久以前，天堂村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地区，人们的生活痛苦不堪，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有一年，连续九个月没下过一场透土雨，田地龟裂，人畜饥渴，路有饿殍。上帝便发了善心，连夜降了一场大雨，并在瞬间生成了今天这个聚水地，当地人为了感恩上帝，便把这个上天生成的池塘叫为“天堂”。池塘边的村庄也叫天堂村。然而，天堂村的人们真正过上幸福生活的日子只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或者说是只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光。八十多岁的老人黄良东虽历尽坎坷，但也许是有天堂池水的滋润，身板却还很硬朗，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他说，过去生活在天堂村的人们曾受过两次大劫难，一次是民国十六年间，因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仇视这个村的群众窝藏共产党便纵火烧村，不少人家被逼逃离他乡。在三十年代末，日本入侵中国，在陵水县城设立军部，他们得知这里有个天堂村，于是就在天堂

[诗 页]

穿着蓑衣和草鞋走 (外一首)

■ 方世国

一路走着，只想
寻找一个栖居的村落
这个村落，在云的下面，没有风声
这个村落，在森林里，不需太多阳光
豪华大巴从身边掠过
匆匆马车从身旁驶过
摩登女郎和我擦肩而过
他们都向村落相反的方向走

我走在板结的红土地
用眼睛锁定一片云
用脚步朝一坐山的方向走
用寻觅小鸟歌手的耳朵走
用避开喧嚣的身体走
用一颗淡淡的心态
走呵，从起风的时候走
风停在黑夜的中央
那就让星星的眼睛带着我
走呵，走过深夜，走进黎明

[心窗小语]

天涯树

■ 秦涓涓

哭也是力量，那是因为心上有阳光。有阳光就有希望，就有向往。——因为那阳光本身就是不屈的种子怀揣的向往。小小的种子朝着梦想走去。

……走啊，走啊……
只有黑，只有暗，只有血，只有汗，只有伤，只有痛，只有悲凉，只有悲壮……
走啊，走啊……
小小的种子朝着梦想走去。

[岳 父]

岳 父

■ 邢贞乐

济，物资匮乏，生活必需品和家庭日用品都是凭票购买，而这些东西都是从船上卸下来的。别的员工都是利用在码头工作的便利，从船上拿点肥皂、牙膏、白糖、毛巾什么的，可他非但不拿，而且一看到有人拿东西总要狠狠地批评一顿。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记恨他，后来发觉他一直分文不取，也就逐渐对他肃然起敬，当然也有人暗地里叫他“钟二傻”。为了保护国家物资，岳父对别人的骂名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他还觉得自己“傻”得其所。

岳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女儿出嫁后，他从未踏进过她们的家门。听岳母说，岳父自有他的道理，认为女儿嫁出去有了

附近建了飞机场，以求上帝保佑天皇的侵略行径。机场建好后日本鬼子便把天堂村的老百姓全部驱赶到外地居住。日本投降撤离天堂机场后，人们又陆续返回天堂村居住，继续做着天堂之梦。

如今天堂村的辉煌是昔日的灿烂无法与之媲美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2006年以后，经济实力雄厚的雅居乐地产商们已在天堂村周边一带的福水湾、清水湾陆续建起了高等级的别墅群。10年之后，这里将崛起用几百个亿打造的恢宏美丽的滨海新城，倘若上帝真的有灵，届时降临人间，他能看到的除了上千年不曾枯竭的天堂池水之外，更多的会看到人间处处胜天堂的美景佳画。有进驻中国的第一家国际七星级滨海度假酒店集团旗下的朱美拉六星级酒店，以及莱佛士、W酒店、JW万豪、希尔顿、豪瑞阁等五星以上的高顶级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天堂的大地上。

[诗 页]

穿着蓑衣和草鞋走 (外一首)

■ 方世国

走出狗仔村，走向落笔山
如果第二天仍是烟雨绵绵
我就穿着蓑衣和草鞋
一路的走下去

抬头便是南山
喧嚣远去。抬头便是南山了
只需找出一个理由
就可以见到那个叫潜陶的
山中老头。因为
我也想像这位前辈一样
回避红尘里，那些撞击的声音
我还不愿
不愿再看到那些什么了
只沽一壶家乡的老酒
在清晨，在黄昏
在一片草地，在潜陶隐居的山中
看树枝上舒展的一些嫩叶

[岳 父]

岳 父

■ 邢贞乐

……走啊，走啊……
有了光，有了亮，有了声，有了响，有了青，有了芽，有了根深，有了叶茂……
走啊，走啊……
到了天尽头，到了海之角，绿满天涯绿满海角，在这里守望人间春色，在这里唱着生命之歌。

天涯树，是一首强者的天歌；天涯树，更是一首弱小者的神曲。
它告诉你，最强的曾经是最弱的；它告诉你，最弱的可以成为最强的。
也许，天涯树，你静默着，本不想昭示什么，你只是站着，在你心里，本没有拼搏，也没有放弃，你只是——是种子，就在风中雨中阳光下，站成一棵树，哪管是在哪里。
天涯树，你的形象在我心上流芳。

自己的家，小两口既有甜甜蜜蜜也有碰碰撞撞这是很自然的事，做父母的不要过多干预。他退休后，大女儿要上班就把两个外孙交给他带，他们两家就一街相隔，下班时间一到，他就把两个外孙带到家门口，对他们说：“妈妈回来了，你们进去吧。”说完掉头就走，从不进过大女儿的家，但对带外孙他却从不怠慢过。

岳父心里有一本账，哪个女儿过得怎样他心里最明白，哪个外孙读到几年级，在哪个单位工作他心里最清楚。他晚年的心愿就是子孙们平平安安，都能找到一份工作，像他那样领上一份固定工资，安安稳稳地过上一辈子。记得他在逝世的前一天把我叫到跟前，声音低沉地对我说，二姐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但还没找到工作，叫我想办法帮助她。我强打精神答应了他，但他仍然放心不下，瞪大眼睛望着我，那神情像无声的命令使你不得不去完成。

淡泊方知胆魄壮，平凡更觉满身轻。岳父一生清心寡欲，忠诚老实，本分厚道，享年九十三岁，无疾而终。

爷爷一天天老了，也许是对阿婆，对村里人的愧疚，他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后来，他把路费余下的钱交给村里人凿石头，重修了这段防浪堤。七八年后，爷爷去世了，临终前，他说，这把老骨头总算没仍在南洋，他知足了！爷爷终于埋进了祖坟。

我最后一次看到阿婆，是两千零四年二月，演丰镇公祭日。阿明说，阿婆生了一场大病，又好了。我们去看她，她还能吃一小碗米饭，脑子清楚地记得我，又拉着我的胳膊，不肯放手，只是手上没有了力气。

两千零五年冬天，阿婆去世了，我就很少去演丰镇了。这两年，我走了很多地方，去过泰国，夜里看着曼谷繁华喧嚣的灯火，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阿婆，想起了阿明在泰国的亲人，在眉南河边的的小窝棚里我曾寻找，在大佛公园的长椅上，我曾留连忘返，若有所失。

后来，我和阿明聊起那些往事，阿明说，他外公去南洋也没有回来，这种经历的家庭在海南每个渔村都曾发生。下南洋，这成了海南上个世纪一段独特的辛酸的历史。不幸的家庭千差万别，却都演绎着生离死别，一部部残酷的移民史，血泪史，留给人们太多的沉重，太多的思考。

[诗 页]

海南就是诗

■ 王高海

古老的海南是一首苦涩的诗
一滴滴的泪水
一行行的文字
记载着凄凉而悲壮的历史
君不见——
“一去一万里
千之千不还
崖州在何处
生度鬼门关”
这是出自唐朝宰相杨炎之笔
自此“鬼门关”就是海南的代名词
琼州海峡这面大镜
曾映照下了
五位唐朝李氏王子和十多位宰相上百位
贬官的影子
众多冤魂 谁人劝慰
唯有“五公”与苏轼
继续向后人叙述着流放的故事

历史的海南是一首正气的诗
荒远 却不乏正义
冼太夫人曾是维持统一的旗帜
平定岭南
拿下两颗大守的头
洗世世代知道什么叫大局
孤悬海外
但孕育着警世的文明
孕育出道教南宗白玉蟾
孕育出众多举人进士
孕育出明相丘浚
君不见——
“天下才子让晋江
晋江才子让必强”
岁月风云多变幻
但不变的是吹不走的“粤东正气”

近代的海南是一首红色的诗
海南的红土地
为什么这样肥 为什么这样红
是渗透了祖辈的汗汁
是染透了先烈血迹
柳子寨第一枪
宣告琼纵从此成立
杨善集的血 徐成章的血
李硕勋的血 王文宇的血
倒下的是先烈
站起的是成千上万的勇士
云龙改编 潭口伏击
琼文创硕果
“山不藏人人藏人”
这是残酷斗争熬出来的诗句
挫败日寇 迎战蒋匪
琼纵从弱到强屡战屡胜
幸有大忠大智大勇的冯白驹
南下大军跨越海峡
木船打军舰
横扫岛上残敌
用生命与鲜血创作下不朽的自由诗

当代的海南是一首现实而浪漫的诗
十万大军会战松涛
百万战士开垦种植
在这肥沃如油的土地
在这一年三熟的土地
在这四季如春的土壤
橡胶 香蕉 胡椒
铁矿 钛矿 天然气
富有内涵而又多姿多姿
改革开放之春风使宝岛更旖旎
办经济特区为发展如虎添翼
洋浦开发初显工业发展之龙头
博鳌论坛搭起和平发展合作之平台
绿色食品热带瓜果菜大显得天独厚区域优势

大化肥 大炼化 大广坝
海堤 海航 海汽
一个个大企业 一个个大项目
这是一首首用智慧和汗水凝结的诗
海口天天在长高长大
三亚越变越靓丽
乡变镇 镇变城
城镇变成大都市
大田鹿湾猴植物园万绿园
全岛是个热带大花园
一棵棵椰子一串串槟榔一簇簇咖啡
具有个性而又耐人寻味
独一无二的天涯海角
举世无双的鹿回头
自然而神奇 朴实而锦绣
君不见——
“要想身体好 常来海南岛”
北有五公祠红树林火山口
南有亚龙湾清水湾南山寺
处处百品不厌人人称好
五指山尖峰岭罗山霸王岭
莽莽而神秘的热带雨林
江河漂流 海底潜水探秘
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同赞妙
妙 妙

未来的海南是一首令人憧憬无限向往的诗
国际旅游岛建立是全面提升的开始
彩虹般的琼州海峡大桥拉近了内外距离
文昌卫星让人类到外星走亲戚
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在缩小
吸毒抢劫盗窃斗殴等丑恶渐渐消失
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是缠绵而柔长的诗
开满浪花而辽阔的海洋是永远的诗床
凡到海南的都享受到自由平等而新鲜空气
高高在上的太阳和月亮
也在贪婪地欣赏代替欣赏
海南这首世世代代在创作而又天天赋予新意的诗